

为了遥远的 过去

谢楼南 著

For the
distant Past.

当你问我未来的梦想，
我所有最宏大和最卑微的梦想，
都是你。”

“程寒暮，
那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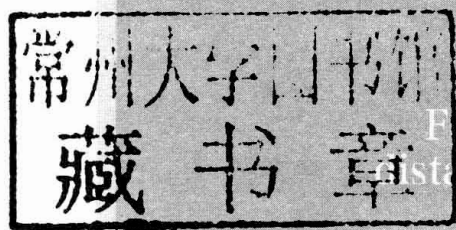
< 八年暗恋，五年分别 >

一场重逢，终于让那些掩埋在时光背后的
深情水落石出。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为了遥远的 过去

谢楼南 著



For the
distant pas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了遥远的过去 / 谢楼南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52-6042-4

I. ①为… II. ①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0094号

书 名 为了遥远的过去

著 者 谢楼南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贾松波

特约编辑 崔悦

排版设计 苏涛

印 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8

字 数 252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6042-4

定 价 38.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 畅销·青春文学

目录

第一章	来自过去的信	001
第二章	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	014
第三章	很多个往事	033
第四章	记忆不会骗人	076
第五章	试着一个新的开始	116
第六章	开在梦里的花	161
第七章	和他在一起	192
第八章	告别旧日的自己	207
番外	那个人	221
番外	开始总比结束艰难	226
番外	断章	247

第一章

来自过去的信

我只要一提起程寒暮，就会很不愉快。

程寒暮小气、苛刻、易怒、专制，有着相当严重的洁癖、准确到以秒计算的作息、一年四季永远的黑色上衣和黑色裤子。

和他相处的每一秒钟，我都要集中精力避免出现规定外的错误。

这些错误包括但不限于：鞋子上有比一根头发明显的污渍、坐着的时候把双腿叉开大于十五度、对人微笑的时候露出超过八颗的牙齿、喝水时发出比蚊子哼哼大一点的声音、牙齿不小心碰到了叉子、在桌面上放杯子的时候声响太大、每天换下的内衣裤没有立刻去洗并且立刻拿去烘干消毒、卧房的桌子上有超过两本以上翻开没有收起来的书、把牙刷头朝下放在漱口杯里而不是头朝上放、带杂志和书到洗手间去多于十分钟没有出来……

我曾经想过，只要能摆脱这种生活，我愿意去做任何事情。

我曾对程寒暮说过，希望他马上去死，再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我想现在我终于可以把程寒暮当作一段永远的过去了。十分钟之前，我接到程寒暮律师的电话，他希望和我见面，以便详细告知我接受程寒暮遗产的事宜。

我碰巧今天有空，于是我们约在我办公室巷口的饭店前，一个小时以后。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长，足够我回复三个委托人的即时邮件，拒绝了其中两个，和另外一个保持联系以便做出下一步了解，继续看接电话之前我正在看的那部无聊的动作电影。

等电影里那个怎么也死不掉的吐血狂人总算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扫了一眼桌上电子钟的时间：AM10:55。

我关掉所有窗口和软件，关主机、关显示屏、关电源，从堆满衣物的沙发上顺手捞起一件外套，跨过地上成堆的杂志和报纸，把放在窗台上的钥匙揣在兜里，顺手带上门，晃进办公室外的小巷里。

五分钟，可以让我很从容地穿过这条有阴沟和几个垃圾堆的巷子，躲开乱窜的猫狗，走到巷口那家餐厅门前去。

这家餐厅有地道的拌面和抓饭卖，缺点就是地面和桌面经常会黑得看不出原色，还有就是——苍蝇比较多。

餐厅门前，烤羊肉串的熏烟冒着，电风扇嗡嗡的声音从店内传出来。哗啦一声，是一个店员随手将一盆洗碗水泼了出来。

水花溅在脚下，站在饭店门口夹着公文包的律师先生微微欠了欠身，皱眉。

几年不见，童律师发福了不少，灰色阿玛尼西服下小肚腩微凸了出来。我溜达过去轻松地笑着和他打招呼：“童先生，好久

不见。”

童律师脸上僵硬，微颌首：“李小姐好。”

他把手中的文件交给我，语速略快：“这是程寒暮先生书面遗嘱复印件和遗产的大致清单，只要李小姐不宣布放弃继承权，从遗嘱生效的时间开始，遗嘱所规定的各项财产，所有权都将归李小姐。”

我接过那份文件，飞快翻过，一项项核对应该属于我的财产：本市的两处房产，零零散散的股票、国债和外汇，还有几笔国外银行的存款，数目比我想象的要多不少。

“这些不用报税？”我把文件重新翻到第一页。遗嘱的复印件上的确是程寒暮的笔迹，比平时潦草一些，日期是一个多月前，签名的三个字依旧隽秀挺拔。

我十二岁的时候对着他的笔迹把这三个字练了一整天，结果发现我写的始终要比他丑一圈，只得作罢。

“报税会有专门的会计师负责，这些我会办好。”童律师很快答道。

很明显的不想跟我多谈，我只好耸肩：“那就委托童先生了，反正我也没什么不信任童先生的。”

童律师额旁的青筋微突了一下，脸上的职业化表情没什么变动：“李黍离小姐，我来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通知李小姐，程寒暮先生已经于昨天下午3点21分去世。我应该说一句深表遗憾，不过看李小姐的状态，说不说可能都没有关系。”

“说了也可以的。”我笑，“我没想到他还能活这么久，这倒真是挺遗憾的。”

童律师额上的青筋又突了一下：“李小姐，程寒暮先生是你的监护人！”

“十八岁之前是，十八岁之后我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我很快反驳，微笑。

童律师僵住片刻，语气不好：“李小姐，我想如果是我的话，继承了这么一大笔遗产，会有心情去参加一下葬礼。”他从口袋里很快摸出一张早就写好的纸条递过来：“地点还有时间。”

我笑着接住：“我看到时候有没有空。”

童律师又僵了一次，径自收起公文包，抬腿。

“童先生，”我微笑着叫住他，“可以告诉我死因吗？”

童律师略停了一刻，不过他似乎是觉得有义务跟我解释，语气僵硬地开口：“心内壁大量出血，多器官衰竭，没能抢救过来。”

我点头：“我刚才看了一个电影。”

童律师皱眉，显然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说到电影。

“一个改邪归正的黑社会中了五枪死掉了，其中三枪都在心脏附近，看样子很像吐血吐死的。”我抬头，“他临死前的样子，和那个黑社会差不多？”

童律师转身，一直走向街道对面停着的汽车，钻进去，关门的声音很大，从前窗里看到他把方向盘抡成个大圈。汽车发出尖锐的嗡响，绝尘而去。

我无奈地耸肩晃腿。我只不过是说了一部电影而已，这么生气干什么？

夹着文件到路边小店里点了一份拌面解决午餐，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还不到十二点。

午休时间我从不看电脑，把那份文件随手丢到桌子上，扎进书桌最底层的抽屉里，翻了半天，终于从一大堆照片里抽出压得有些弯的一张。

照片上穿着宽大白色睡衣的人，坐在一大片盛开的铃兰花旁，他的头放在躺椅的背上。透进温室的阳光照着他，玻璃拼合线在他的脸上留下一道晦暗不明的阴影，阳光下的人眉宇舒展，闭着眼睛，面容很安详。他很年轻。

程寒暮很年轻，他只比我大十一岁。他在我十岁的时候收养我，那一年他也只有二十一岁。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十四岁，刚刚拥有属于自己的第一架相机，鬼鬼祟祟地溜进午间阳光充足的花房，偷拍下程寒暮小憩的样子。

我一直都认为程寒暮更适合白色。他穿白色的时候，脸上会少一些犀利的傲气，多一些清朗的温柔。

二十五岁的程寒暮，遥远的午间时光，相机后十四岁的我，十二年之久的过去。

我把那张照片用粘纸按在墙壁上的各种照片之间，在旁边用铅笔标上：lover。

写完之后扔掉铅笔，一屁股坐在沙发里，开始睡午觉。

狭窄的、充满柴油味道的渔船底层，不断的颠簸，照在脸上的不连续的光线，潮湿的空气，嘈杂难懂的语言。

甲板的门打开，面目模糊的男人，伸过来的粗壮手臂，尖叫、反抗，粗大的巴掌扇在脸上，嘴里的咸腥味道，耳朵里持续的轰鸣。不断落下来的拳头和脚，被人像抓小鸡一样拎住胳膊和脚丢到岸

上的黑暗房间里去。

重复的殴打和训斥，霉烂的食物，各种不怀好意的面孔，暧昧的目光，在皮肤上游移的湿热手掌……

最后无一例外地，会变成海一样的窒息，无边无际，直到睁开双眼。

又一次从噩梦中醒来，我张开嘴大口喘息。

沙发上方的空调依然在嗡嗡作响，办公室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我躺在沙发上努力盯着天花板调整呼吸，等待这一阵惊悸过去。

被程寒暮收养的前两年，我经常 would 做这样的噩梦，梦到我依然在那些人手中，被踢打，被咒骂，被关在肮脏的、泛着臭味的房间中，等着调教得稍微听话一点就丢给饥渴的嫖客。

程寒暮是在异国沿海城市的一个码头上捡到我的。按他的话说，是他下了游艇经过码头，从某堆货物的角落里突然跑出来一个矮瘦的人影，无比迅速地冲过去贴在他身上。

那时候我刚刚从那个地下的雏妓窝里逃出来，追来的人在身后咒骂着逼近，视野中只有离藏身之地不远的几个人走着，我完全被恐惧控制，本能地冲向那几个人中的其中一个，死死抱住那个人。

我到现在也说不上来，在那几个人中，为什么我没有选其他几个看上去更高大健壮的人，而是毫不犹豫地冲向了走在中间的人，抱住了那个高挑却消瘦的大少爷。

也许是因为程寒暮的肤色更白皙一些，和当地人古铜色的肌

肤有差别，更像中国人；也许是因为程寒暮那远超常人的清俊面容——反正我从小就眼神犀利，善于发现美色。

总之在那一刻，我用尽全身力气抱住程寒暮，仿佛松开他我就会死。

我抱得特别用力，直到后来，那些追捕我的人被闻风而至的巡警惊走，我还不肯松手。

程寒暮气喘吁吁地拖着我回到他的车上，惨白着脸说：“你再不松手我就要昏倒了。我昏倒了，我的保镖会把你丢到海里去喂鲨鱼。”我这才稍微松开一点。

当然，后来我看科普书，才明白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里都有食人鲨。

最初捡到我，程寒暮不是没有想过把我交给当地警方和政府处理。不过我对于被贩卖前的记忆一片空白，除了胳膊上一个中文的“李”字刺青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我的国籍和身份。而且只要程寒暮一离开我的视线，我就会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

最后程寒暮只好将我带回了祖国，用他父亲的名义领养了我。直到几年后他的父亲去世，程寒暮才正式成了我的监护人。

刚被程寒暮领养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说话的能力，只要睡觉，就会在噩梦里尖叫，精神性地呼吸困难。只有当程寒暮把我抱起来放到腿上搂住安慰，我才会平静下来。

也是这个原因，我十三岁之前，每天都和程寒暮睡在一起。

到了十三岁那年，我有了初潮，那之后程寒暮才不再跟我同床。

不过那会儿我也早就不再做那种噩梦了，从十二岁一直到现

在，都没有再做过。

慢慢回忆着那些往事，我的呼吸总算平静了下来，身上的冷汗也差不多被空调吹干了。

这个午休真不愉快，我不是刚刚继承了一大笔足够我挥霍的遗产吗？要做梦也该梦到躺在钱堆上打滚打到笑死，怎么又做了一个已经快要被遗忘的噩梦？

耳朵边的老式电话叮叮叮地响起来，我条件反射地一巴掌拍在免提键上。隔着几千米的电话线和几米的空气，常文心的声音依然中气十足地传出听筒：“谁叫你随便回人家邮件的？谁叫你回的？上线！快给我上线！”

常文心是我整个学生时代唯一的同性好友，她爸爸妈妈都是我们系的教授。大学四年我几乎天天在她家蹭饭吃，就差扛着铺盖去入她家的户口。

我连忙把话筒提起来，离耳朵半米：“我的大小姐，你小点声音我也不敢不听你的话……”

常文心根本不吃这一套，依旧吼道：“少给我贫嘴，快上线！”

我不敢怠慢，举着话筒爬起来快手快脚地打开电脑。

那边常文心快嘴快舌，已经把事情说出了个大概——原来是在骂我早上回绝掉的一个委托。

我开了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

大学毕业后，我懒得去找工作，蹲办公室，就索性考了一个私家侦探的执照，仗着大学时在某都市娱乐小报里跑腿历练出来的那点狗仔精神，干点帮富婆追踪老公行踪的零活。

原意不过是想图个自在、混个温饱。

就在三四年前吧，我无意识到了一个归国老华侨寻找一幅几十年前的老照片的活儿。

说起来我这个人有点恋物癖，把自己那堆破烂抱得死紧，一旦有什么东西丢了，拼了命也要找回来。记得大学时，有次我不小心把一本用过的笔记本当作垃圾扔掉，结果硬是从学校追到市郊的垃圾场，一头扎在垃圾山里翻了几个小时给翻回来了。

我一身臭气抱着那个本子一路傻笑着回宿舍后，我们宿舍的姑娘都以为我精神错乱了。

根深蒂固的恋物本质一发作，简直就像爆发了小宇宙。那次我的工作做得无比快速高效，激动得老华侨热泪盈眶，连连说从来没想到国内的私人侦探职业素养这么好，我就此得意了好一阵。

可能是印象太深刻，后来那位老华侨热心，又给我介绍了几宗类似的工作。

口口相传的力量就是大，不知不觉地，有越来越多的人委托我寻找多年不见的失物。我在网上为自己的侦探所开了个网站，接到委托此类工作的邮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么一两年之后，我在这个圈子里也算是有了点小名气。不知道是谁，封了一个“失物狩猎者”的名头给我，挺二次元也挺拉风，我不反对。

由于本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懒人，我接受工作的时候一般都不和委托人见面，说好听点就是互相信任，隔着网络交换资料联系。

常文心作为我的死党之一，间或会介绍些熟人关照一下我的生意。我没想到那个委托人是她给介绍的，要不然就是给我十个胆

子也不敢回绝。

连忙上线找到常文心说的那封邮件，我有气无力：“我的大
小姐，女皇大人，这个委托找的是人……你明白我那点本事的，
我只是恋物癖了一点……”

常文心快嘴快舌：“总之这个委托你一定要给我接着，你不
接就是不给我面子！咱们一刀两断，往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你自己给我看着办！好了，我到公司了，不跟你说了。你快回邮
件跟对方联系！就这样了，拜！”

说完立刻挂电话，我连插一句嘴的余地都没有。

听着电话里的嘟——嘟——愣了一秒钟，只好重新去看那封
邮件。

发件人：suxiangying1456@×××.com

发送时间：20××年10月7日15:16:56

收件人：lishulizhentansuo@×××.com

阁下：

欲委托寻找一位去世女性遗骨的下落，有意请
回信详谈。

Yours, 苏

那时候我一看就觉得麻烦，立刻回绝了。现在……想起常文
心发起火来柳眉倒竖、直径五米之内飙出无形气场的英姿，我叹
了一口气，重新回了信：

发件人: lishulizhentansuo@×××.com

发送时间: 20××年10月8日13:20:03

收件人: suxiangying1456@×××.com

苏:

我现在不能确定是否接下工作,需要更多了解。

李黍离

不到一分钟,马上有一封新邮件回过来:

发件人: suxiangying1456@×××.com

发送时间: 20××年10月8日13:23:26

收件人: lishulizhentansuo@×××.com

李:

请提供详细地址和邮编,资料会在一天之内寄到你手中。

Yours, 苏

Ps. 看过资料之后,你依然可以拒绝委托。

微微愣了一下,这个人,我还没说要接委托呢,回信已经是一副笃定的口气了,末了才加上一句“依然可以拒绝”来表示“我还是尊重你意见的”。

和程寒暮说话的风格颇像,他总是开口就给我一堆安排,最后才想起来这还是在民主国家,加一句“你也可以有别的意见”。

不会也是个颐指气使惯了的主吧?

回信过去,先不说地址:

发件人: lishulizhentansuo@×××.com

发送时间: 20××年10月8日13:25:35

收件人: suxiangying1456@×××.com

苏:

我可以得到的酬劳是多少?

李

信马上回过来:

发件人: suxiangying1456@×××.com

发送时间: 20××年10月8日13:28:17

收件人: lishulizhentansuo@×××.com

李:

不会低于一般报酬。

Yours, 苏

愣了一下, 不低于一般报酬是个啥意思? 不会让我干白工? 还以为是个爽快的, 没想到连私家侦探界预付出差费用的规矩都不懂。

算了, 不纠缠了, 反正有常文心在, 估计不会好意思给太少。

我写了办公室的地址和邮编回过去, 等了一分钟, 对方回复表示收到。

接下来就要等资料寄过来了, 现在已经是下午, 就算再快,

东西也得要明天才能寄来。

因为做了噩梦，我懒洋洋的，不大想动，抓了一个靠垫塞到头底下，腿跷到电脑桌上，继续看片子。

还是老枪战片，一群人精力旺盛地跑来跑去，子弹乱飞，死人乱蹦，不知道这次还看不看得到吐血狂人。